

國粹叢書第一集

顏習齋集

國學保存會刊

光緒戊申四月初版

原著者

李

堦

印行者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口
國學保存會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內
國粹學報館

顏習齋年譜全一冊

定價洋伍角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源子癸未介李子剛主執贇于先生。越歲先生歿。時源在關中。既反。剛主以所輯先生年譜使源訂。源爲稍易體例。芟繁間有所補益。既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儒者。儒卽君若臣功。卽德治。卽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卽功。教卽治。視二帝三王益臯伊傅周呂寧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蓋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於天下者二千年於茲也。先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參雜二氏而亂孔孟之真。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於是砥行礪德。一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並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屹屹於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爲學。

絕。去。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共。勉。之。且。願。與。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

峇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季秋大興門人王源頓首拜撰

凡例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追錄稿。及所璫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帙。嘉言卓行。不可勝收。又璫守先生省減讀覽之戒。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璫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訖八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畧亦甚矣。故每言如有再爲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尙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一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興衰劃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宋明之士。僞襲僭篡。而聖道幾委於地矣。先生崛起而尋墜緒。全體大用。煥然重明。天心世道。所關非尠。有志者詳諦之。可以興矣。

一孔子不可得而見矣。然予以爲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鄉黨所載。人或尙疑高遠。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年譜。日日改過。時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托言自諉也。誠爲後人作聖模範。且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切。修己治人之方。皆具於是。一先生平居教學。每嘆先儒伐異黨同。虛學欺世。一次河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王五

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先生以書規曰。祝徵君鄙意也。但某不知而代爲吟咏。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鏤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戇非述尊者體。可易而婉之。予曰。謹受教。然終無曲隱者。

一先生交遊論定者。各附小傳。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於是焉。故寧贅勿削。

一是編成。王子崑繩訂之。實裨不逮。然終愧識淺學薄。不足寫狀先生。或再有賜訂者。萬乞無吝金玉。

丁亥七月李燾識

顏習齋先生傳

顏習齋先生名元字渾然博野人父景爲蠡縣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生之日人望見其居上有氣如麟忽如鳳皆驚異既生啼甚壯有文在手曰生舌曰中足紋蟬翅甚密時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畿內兵先生父被掠去遼東甲申鼎革癸巳爲庠生名朱邦良先生幼穎異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學神仙導引娶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讀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而文日進塾師異之嘆曰此子患難不能動豈可量乎年二十餘尊陸王學未幾歸程朱初先生父被掠去久之無音問母亦他適先生時思父涕泣而事朱翁嫗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翁納妾生子晃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嫗卒泣血數月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之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從來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訪之信及翁卒乃歸顏自宋周濂溪得陳搏僧壽涯傳以魏伯陽水火匡廓三五至精爲太極圖言性與天道主靜立儒宗程朱因之謂之道學以爲遠述孔孟高出漢唐諸儒上實雜佛老非孔孟之真故秦漢以來二千年天下不得儒者之用並佛老爲三教而

世運以雄俠爲興衰。先生初奉程朱甚謹。後以居媼喪。覺家禮有違性情者。較以古禮。非是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靜坐禪也。讀書講注。空言也。於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齋曰習齋。帥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堂上琴竿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乾坤之禍。莫甚於釋老之空。無宋儒之主靜。故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孫徵君奇逢容城人。時講學河北。先生與之書曰。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難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乃陰陽之秘。寄於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挽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

爲朱陸卽獨行於天下。或合同。同行於天下。而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民生長太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又與太倉陸世儀書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猖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乃修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謂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大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性編。謂理氣皆天。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著存學編。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之惴惴焉。恐涉偏私。毀謗前賢。以自是。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聾瞽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世儀號桴亭。隱居不仕。著思辨錄。學教以六藝爲本。言性善卽在氣質。與先生所見畧同。云先生既歸宗。欲尋親時方亂。且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反。既而果得其踪於瀋陽。歿矣。一女適人。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題主奉而

歸。遂棄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晦明。責實在予。予敢偷安。自私乎。遂南遊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所遇。甚衆。倡實學。明辨婉引人。多歸之。然執宋儒之見者比比。未能化也。商水李子青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是耶。先生謝不敏。子青曰。拳法諸枝本。君欲習此。先習拳。時月下飲酣。子青解衣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是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遊。又於開封市上見一少年。甚偉。問其姓字。沽酒與飲。叩其志不凡。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鸛鵲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少年朱越千也。蓋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三代爲苟道。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諸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又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乃隱居數十年。不見用於世。且老。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

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修之。請先生往設教。辭。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中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誥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西曰帖括齋。皆北向。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欲羅而致之。以引進之也。比空二齋。左接賓。右宿來學。門內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廡。容車騎。東更衣亭。西射圃堂。東北隅庖廚倉庫。西北積薪。立學規甚備。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乃先生至。卽雨。經月不已。日益甚。書院臨漳。漳水盛溢。瀾漫七八十里。人跡絕。垣圯堂舍悉沒。先生嘆曰。此天意也。乃辭歸。文燦與門人不能留。俱痛哭送之。於是先生之教亦不能大行焉。先是自孫徵君外。先生自謂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名包字蒙古祁州人崇禎舉人曰李孝愨。名性字洞初蠡人高隱卒曰張石卿。名羅詰清苑人殉難光祿寺卿羅彥之弟高隱曰張公儀。名來鳳寧晉人崇禎舉人高隱曰王五公。名餘佑字介祺新城人隱於五公山孫徵君門人而朝夕共學者曰王養粹。字法乾蠡人棄諸生隱其後諸君子相繼歿。養粹亦亡。先生泣然曰。吾無與爲善矣。天乎。其終棄予也乎。然進修益刻厲不

懈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先生生平不欺暗室。年三十。與王養粹共爲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歟。逐時自勘注之。嘗暮行委巷中。背癢欲搔。旋自省曰。昏巷無人。容貌不莊。何以服鬼神。又嘗曰。吾尊孔學。而抑程朱。苟一事自欺。何以逃程朱之鬼責。故勇於改過。以聖人必可學。動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有聖人之目。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陋終身。一子殤。遂無子。以族孫爲之後。而傳其學者。李孝愨先生之子。璩一人而已。

王源曰。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真。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分。不在是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矣。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李璣纂
王源訂

順德黃節
鄧實校錄

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景博野縣北楊村人。蠡縣劉村朱翁九祥養爲子。遂姓朱爲蠡人。妻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鳳遂產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翻身。適園藝井。因乳名曰園兒。數月後母瘡損一乳。乳缺。朱媼抱乞孀隣。不得。則與朱翁嚼棗肉胡麻薄餅交哺之。先生頂圓。後一凹。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顴微峙。準方正而鉅。孔有豪。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瘡。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瘡痕如橫小棗核。眉晚出豪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髭。豐下鬚約四寸。左右髯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胖白。手紋生字。掌紅潤。舌有文曰中。足蟬翅文甚密。其言中行潔之象乎。朱翁號盛軒。有才智。少爲吏。得上官意。滄桑變。偕衆守蠡城。及劉村有功。妻劉氏無出。父景形貌豐厚。性樸誠。膺

力過人。愛與人較跌。善植樹。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

冬。畿內警兵至蠡。先生父不安於朱。遂隨去關東。時年二十有二。自此音耗絕。

己卯五歲

朱翁爲兵備道稟事官。移居入蠡城。

庚辰六歲

崇禎十三年。歲凶。人相食。朱翁納側室楊氏。

辛巳七歲

朱翁爲先生訂張氏女爲室。女長先生一歲。博野王家莊李芳潤女。因亂棄野。蠡人張弘文收養之。至是弘文爲道標巡捕官。故聯姻。

壬午八歲

就外傳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已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卽與俗不同也

癸未九歲

朱翁以錢給先生令買餅餌先生以之易筆

甲申十歲

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大清兵入是爲順治元年先生嘗言曾戴藍絨晋巾二頂明服制也

乙酉十一歲

始學爲時文朱翁側室楊氏生子晃

丙戌十二歲

吳師洞雲納婢生子妻棄之櫪下先生連血胞抱至家告朱媼劉乳之吳妻怒捶其婢婢逃復道之朱家匿之乃緩頰洞雲夫妻卒還養子遂成立然終以吳妻怨怒不

得從吳遊矣。母王氏改適。

丁亥十三歲

蠡生員蔣爾恂。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以衆入城。殺知縣孔養秀。稱大明中興元年。朱翁挾先生辟之博野。爾恂東畧河間。衆敗遁去。乃還里。從庠生賈金玉學。

戊子十四歲

看寇氏丹法。遂學運氣術。

見斥。奸書知魏閹之禍。忿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己丑十五歲

娶妻不近。學仙也。

庚寅十六歲

知仙不可學。乃偕琴瑟。遂就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

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爲眞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畧曰。淫邪情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情肆不侵。而四體自康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十農工賈。國之民也。

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靖息。而兩間熙皞矣。縣幕客孫明大奇之。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朱媼之母王氏患瘡。先生日爲拭血穢不倦。後卒祭其墓者二十年。

辛卯十七歲

浮薄酣歌如故。冬。會友夜讀書。二三過。輒不忘。

壬辰十八歲

習染猶故也。然無外欲。雖邪媚來誘。輒峻拒之。

癸巳十九歲

從賈端惠先生學。習染頓洗。而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訊。作文倍佳。端惠喜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凡人乎。一日役繹之行。遇妓。揖不顧。役曰。此而敵所嬖者。盍求之解。先生笑不答。大書其前室曰。養浩堂。未幾入庠。訟解。因思父悲不自勝。端惠名珍。字襲什。蠡庠生。幼有文名。長莊懋。厭蠡城紛囂。棲西北野。從而居者廿家。因名廿家莊。攝邑篆。劉公請見。不往。懸扁餽儀以致之。亦不往。及釋任去。乃往謝。一姻屬捕廳。